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心理小组
上

毕淑敏◎著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文艺出版社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心理小组

上

毕淑敏◎著

·
阿东出版集团
美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理小组 (全2册) / 毕淑敏著. —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

(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/ 简以宁主编. 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系列)

ISBN 978-7-5511-0621-4

I. 心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6005号

丛 书 名: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书 名: **心理小组** (上下)

著 者: 毕淑敏

策 划: 张采鑫 简以宁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统 筹: 张悦薇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 李小忙 彭 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329千字

印 张: 17.75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621-4

定 价: 59.80元(全两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心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时间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探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与狗有关的自杀 / 001

叫醒魔鬼 / 003

永远过不去的事 / 017

一道老虎菜 / 025

绿色的羊羔皮纸 / 040

这个小组姓痛 / 049

按下你的指纹 / 065

夜半铃声 / 078

墓地游戏 / 093

天堂里的政委 / 104

苦涩的青苹果 / 119

乳房哭泣 / 136

白云之舞 / 156

我得了乳腺癌 / 175

心中蟒蛇 / 189

种子蛰伏 / 195

台阶向上 / 210

熟悉的陌生人 / 237

附录 / 262

编辑说明 / 266

与狗有关的自杀

他越来越喜欢“自杀”这两个字了。

它们端庄宁静，充满魅力。无声旋转着的猩红引力，犹如巨大的橡皮，会把他所面临的匪夷所思的困境，涂抹干净。当他想到自己死后人们对死因的种种揣测时，冷峻的嘴角浮出了微笑。

没有人会猜出他的真实死因。他事业有成，历史清白。英俊有为，为人谦和。家有豪宅，出入汽车。也许唯一的缺憾是他还没有成家，壮年男子的这种状况，很容易让人和暧昧的习惯相连。但他在私生活方面无可挑剔，没有情人，也不是同性恋。他规规矩矩地谈过恋爱，性格不合而分手，所以至今单身。

一如他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对自杀也做了周密的研究。他在网上查了有关自杀的资料，据说女性多用服毒，男性多采自缢。这两种死法他都觉得有缺陷，关键是留下了全尸。

关于自杀的时间，香港一位硕士的论文以此为题，探讨在星期几自杀的人最多。他兴趣盎然地看下去，决定把终结自我的时刻，选在硕士认为最少发生自杀的日子。不料看完全文，才知道没法以自己的死和硕士开个小小玩笑了。资料表明，女性在周末自杀的人最多，但男性无此规律，分布平均。

他决定采取自爆的形式，地点选在一家狗肉馆。他喜欢狗，原本预计将来退休后，养一大群藏獒和一只京巴，不想来不及了。没有亲自养过狗，喜爱就更一往情深。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，为狗们做一件事情，让这家狗肉馆，因为有人曾在这里成功自杀，生意一蹶不振。

当他把一切计划安排妥帖以后，心情就稳定下来。经过狗肉馆的时候，他不由自主地对悬挂着的狗肉们说，别急，我就要来解放你们了。我的秘密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叫醒魔鬼

某日，京城某报在最不显眼的版面上登出广告：

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，我知道你手术后很孤独。我想把得了这种病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心理小组，结伴前行。如果你想参加，请拨打程远青博士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 询问详情。

程远青在自己家里，像在机场的候机楼里走来走去，路过穿衣镜的时候，对着里面那个面容清秀但不修边幅的形体，莞尔一笑。她本是穿着考究重视仪表的女人，知道提臀收腹，把一副略显衰败的中年妇女骨架，打造得挺拔紧凑。知道用极细颗粒的粉底，把面部填抹得依旧霜白。为了和病人膏肓的组员们打成一片，她毁掉精致，趋向朴素简约。

隼永生物公司资助小组，并把职员褚强配给程远青当助手，可惜没有办公室和专人值班。面向社会招募癌症组员，一应杂事必得程远青亲办，广告刊出的是程远青家中的电话号码。

程远青警觉如猎犬，睡觉的时候，仰面朝上，以利两只耳朵都能接收到声波。卫生间没有电话机，每次方便过后，她都先提着裤子跳出小门，仔细听听有无振铃，再按下水箱阀门，生怕冲水声淹没了一个报名者的希望。

电话响了。她急切地抓起话筒。

“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帖子了，你究竟安的啥心啊？”

程远青察觉到对方的不解，很镇定地说：“好心。”

“你有这病吗？”对方问。

“没有。”程远青如实作答。

“没得过这病，瞎掺和啥？想闹个啥外国学位，要不就是想得奖。诺贝尔什么的？”对方还挺渊博。

“我已经有外国学位了。凭这个得不了奖。不管是诺贝尔还是其他尔，全不够格。”

对方又追问道：“卖票吗？”

程远青不明白：“什么票？”

对方说：“加入你那个组织，不要票啊？”

程远青答：“不要票。”

对方穷追不舍：“要不要钱呢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也不要钱。”

对方大好奇，纳闷地问：“一不卖票，二不收钱，那你图的是什么？”

这下真把程远青给难住了。说这是为了癌症病人的福祉，生命的终极关怀之类？想来她也不信。思忖一番，只得说：“我得到一笔慈善捐款，专门用于癌症病人的康复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”

话说到这会儿，对方一个大喘气，总算明白了，埋怨道：“早就就跟庙里施粥似的，我就不和你啰唆了！”

程远青忍气吞声道：“您是要报名参加这个小组吗？”

对方嘿嘿一乐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可没得这种要命又说不出口的病。打个电话，凑个乐子。”说罢挂上电话。

程远青呆坐半天，缓不过气来。设想了一百种开张的方式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

陪着先生到国外读书，程远青含辛茹苦，放弃专业，抚育幼女，打工助学。丈夫埋头读书之后，回家能吃到真正的手擀面和茴香馅的饺子。丈夫戴上博士帽的那天，正式宣布和她分居。程远青呆若木鸡，记得当时正在厨房里倒番茄酱，好像并没有听到玻璃瓶子落地的声响，遍地已是猩红泥泞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失声道。

“以前，电脑显像管是球面的，后来是柱面的，又发展到了平面……”丈夫回答。程远青茫然，想不出这两者的关联。“请你通

俗点，别用专业术语。”程远青打断他的话，在失魂落魄中竭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。

“我本不想说，但你一定要我说，就不要嫌我刻薄。你内存太小，硬件太差，CPU太慢。简言之，是个过时的球面管，而新的液晶显示屏更大更清晰，也更赏心悦目。”丈夫说。

这一次，程远青还是不明白，但她确知事情已无可挽回。

西谚有话——一个丈夫消失的缺口，十个朋友才能填起。程远青此时悲哀地发现，这些年来，自己不但荒疏了学业，而且冷落了朋友。那缺口就孤零零地龇牙咧嘴，日夜嗖嗖冒出冷光。

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，不需要解释，也没有哀求。干脆一步到位，和丈夫平和地离婚了。旁人以为是沉着，其实不过是绝望。丈夫要到硅谷任职，说把女儿带上，以后让孩子有一个好前程。程远青淡然说，你把女儿留下，这样容易和新人相处。丈夫先前一直绷出的强硬突然柔和了，说，给我个补偿的机会。程远青说，那你掏一份读博士的学费吧。先生说，这你放心。为了女儿，我会这样做的。程远青说，不是女儿的学费，是我的学费。我年纪大了，一边打工一边读书，恐怕拿不下来。

丈夫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快回答，行。不过要分期付款。

程远青选择了心理学，这门年轻而深奥的学问如同碘酒，为她的伤口消了毒，让她没有因此坏疽而崩溃。一个柔弱的东方女子，要在西方国度里钻研心理学，其中的艰辛，常人难以想象。程远

青坚持下来，披荆斩棘，导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有毅力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是为了探究自己命运的悲剧和洞察他人思维的轨迹。

学问真是个好东西，心理学深入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在那里摧枯拉朽点石成金。它使程远青在痛苦中脱胎换骨，锻造一新。羞辱被宽容平复，仇恨被岁月漂白。她学会了觉察自己内在的涟漪，以博爱和晴朗的心，观察世界，穿透风云。孩子上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志向和圈子，程远青决定回国。她虽然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心理学家，但面对异国人催眠后的喃喃低语，总有隔着冰箱保鲜纸的疏离。你可以看清肌肉的纹理，甚至可以触摸到起伏的骨渣，但它们以一种冰冷的滑腻，拒绝和你的指纹丝丝入扣。那是另类文化浸泡出的橄榄，其中五味，无论她怎样体察，都略逊一筹。她决定回国，把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，报效生养她的地方。这不但是—种地域的忠诚，更是文化基因的指令。

回国后，暂住在父母遗下的一小套单元房里。何去何从，看看再说。研究所邀她任职，大学请她担任教授……她谢绝了那些声名显赫的单位，很想做—桩开创性的事情。

思忖之中，母校校庆。校园被怀旧的故人塞满每一个角落，连大操场边上旧厕所的一堆废砖，都不断有人凭吊。—般中学的校庆会像贫农，母校不然，是个富农，不单茶点丰富，中午还有—顿价格不菲的自助餐。从星级饭店请来的厨师把餐台布置在篮球场上，高高的白帽几乎触到篮板。冷拼热炒，袅袅香气把篮筐

的破线头吹得像章鱼触须，四下飘扬。来者无论老少，吃得双唇油亮，面红如蟹。

叙旧再久，必有一散。程远青因被几位老同学缠住，请她为各自的感情和子女问题支招，待走出校门，已是暮色四合。分手之后，程远青正待打车回家，一辆黑色奔驰无声地停在了她的身旁。电动玻璃窗摇下，一个很明亮的男声说：“请问，是程远青博士吗？”

程远青下意识地回答：“我是。”答完之后，又有些后悔。回国不久，几乎不认识什么人。眼下场面，有点像国外的惊险片，认定了是你，便有一番打斗。

那人把车子停稳，走出来，面带微笑。他身材高大，挺拔瘦削，西服笔挺，脸部轮廓像非洲人三斧劈出的木雕，不精致，但有一种独特的精气神。“程博士，别那么紧张。我叫吕克闸。算起来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您的学长。”

程远青笑了。一些杰出校友的名字和头衔，今天在会场上被大喇叭屡屡提及，程远青也忝列其中。吕克闸这个名字，出现频率最高，据说校庆所有开销都由他支付。其实他当年转学过来，只读了一个学期，成绩还差。如今是隽永生物公司总裁，身价不菲。

程远青说：“那要谢谢你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谢什么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谢你的饭啊。”

吕克闸露出烤过瓷的白牙说：“要谢这个，应该是校长，不该是您。如果您要谢我，就要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能请你坐一坐吗？”

程远青去国时日已久，对国内人事心态，乐得能有第一手了解，就说：“好啊。到哪里？”

吕克闸说：“离这里不远，有一间酒吧。请上车吧。”

酒吧以航海为主题，假装无意地随处摆放着缆绳和舵盘一类的装饰品，连挂衣帽的钩子，都用抹了特质胶的水手结替代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腥冷峻，想来也是特选了海洋气息的空气清新剂。吕克闸熟门熟路，落座于一架罗盘钟下的独木舟旁。舟长丈余，虽是现代能工巧匠的复制品，一眼看去还是古拙苍凉。舟板的木纹断裂处布满蛀孔，舟帮之上，略加打磨，铺着一块厚厚的玻璃砖，透过晶莹的玻璃，可以看到舟底森然的疙瘩纹如老迈之眼。

程远青为自己点了水，纯净冷冽的水。吕克闸点了烈酒。吕克闸说：“程博士，在酒吧里点水，是对这里的不敬了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所有的酒都是水变成的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就像我们不管现在是什么人，以前都是天真无邪的中学生。”

程远青转了话题：“吕总裁常来这里吗？”

烈酒入口，吕克闸说：“我喜欢酒吧。尤其喜欢一个人待在酒吧里。在这里没人认识我。没人不停地对我说酒是个坏东西。”